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惲敬文

莊 費 師 洪 適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惲

編輯主幹

敬

王雲五
朱經農

選註者

文

莊適
費師洪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學生國學叢書
文 敬 暉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本叢書
編輯主幹

發行人

印刷所

發行所

莊 費 師

王 雲 經

王 雲 五

上海寶山路五〇二號

上海及各埠

洪 適

農 五

五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YUN CHING'S COMPOSITION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CHUANG SHIH and FEI SHIH HUNG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A.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Feb., 1931

Price: \$0.40, postage extra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opyright Reserved

緒言

清代古文，有桐城陽湖二派，桐城以方苞爲首，陽湖以惲敬爲首。敬字子居，號簡堂，乾隆四十八年，舉於鄉，歷知富陽新喻瑞金等縣，爲人負氣，尙名節，所至與上官忤，輒以才高見容；嘉慶十七年，守南昌府吳城同知，逾年，爲奸民誣告罷。敬雖工文，素不多作，及所善同郡張惠言歿，乃漸致力；旣罷官，益以文自壯。居五年，卒，年六十一。○著有大雲山房文集，行於世。

○敬卒於嘉慶二十二年。

敬之爲文也，自邑人錢伯垌稱誦其師劉大櫟始，而大櫟學於方苞，是敬文本出桐城也；然其文發揚峻厲，不主故常，自言敘事得之司馬遷，而上曹侍郎書，於苞文且有微辭，○是敬固未嘗以桐城爲限也。蓋一藝之成，取材必精，法乎上

者僅得中，法乎中者僅得下，敬治古文，嘗由清而推之於明，由明而推之宋唐，推之漢秦，^①於陰陽名法儒墨釋道之言，無所不讀，故能盡其才學，獨樹一幟，非然者，亦僅襲桐城之緒餘耳，安得成其所謂陽湖派哉！

○見本編選文上曹侍郎書。

○亦見上曹侍郎書。

抑敬之得以古文名也，於其一身之遭際，及當時之環境，皆有甚大之關係。敬壯年作宦，頗欲發憤爲雄，展其所學，詎浮沈宦海二十年，階位不進，壯志難酬，抑鬱之餘，乃肆志於文以自達，此其治古文之一原因也。○顧學問之事多端，敬胡獨古文焉是取，則以乾嘉之際，吾邑人才輩出，孫星衍、劉逢祿及吾遠祖方耕公，^②皆以專經著，洪亮吉、李兆洛則以治史著，黃景仁以能詩著，張惠言以工詞著，陸繼輅以駢儷文著，鏘鏘濟濟，極盛一時，敬欲於此中另闢途徑，以求出一頭地，舍古文末由，此其治古文之又一原因也。夫人至於艱屯厄塞，不平而鳴，身世已可慨矣，又值英彥薈萃，難以自見之會，其造詣不更難乎！於以見敬之才力實

有大過人者

①讀選文上笠帆先生書可見。

②方耕公名存與。

文，小道也，聖人以餘力爲之，然非融會古今獨具心得者，必不能脫窠臼而成一家；桐城之爲桐城，陽湖之爲陽湖，無不以此惟是聰明才力，各人之稟賦不同，陽剛陰柔，下筆則短長互見，此文家所以有派別也。有志於文者，宜遠規先秦，力求上乘，而以近代各家爲參校之資，則每一篇出，庶幾可觀；不然，姝姝一先生之言，亦步亦趨，欲求其特異於人人，難已。茲編之輯，亦期收觸類旁通之效，非所以事專攻也，讀者其勿爲所泥也！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五日武進莊適

目錄

大雲山房文藁初集序	一
大雲山房文藁二集序	四
三代因革論一	八
三代因革論二	一〇
三代因革論三	一四
三代因革論四	一九
三代因革論五	二三
三代因革論六	二七
三代因革論七	三二
三代因革論八	三七
<hr/>	
西楚都彭城論	四〇
讀貨殖列傳	四八
讀魯仲連鄒陽傳	五〇
讀孟子	五二
輿級之論文書	五四
上曹儷筆侍郎書	五八
上舉主笠帆先生書	六三
書山東知縣事	六七
書獲劉之協事	六九
張泉文墓誌銘	七二

禪敬文 目錄

后谿先生家傳……………七七

紀言……………八〇

重修萬公祠記……………八四

舟經丹霞山記……………八七

祭張皋文文……………八九

大雲山房文集初集序

惲氏著於南宋，自方直府君^①十一傳而至明湖廣^②按察司副使東麓府君巍，東麓府君三傳而至典儀正^③敬於府君紹曾，敬於府君入本朝，四傳而至子渭府君士璜，子渭府君生先府君輪。子渭府君好讀書，飲酒，鼓大琴。先府君無所嗜好，於世事無所阿，三十年教授窮山中。敬生四年，先府君教之四聲；八年，學爲詩；十一學爲文；十五學六朝文，學漢魏賦頌及宋元小詞；十七，學漢唐宋元明諸大家文，先府君始告以讀書之序，窮理之要，攝心專氣之驗，非是不足以爲文；於是復反而治小學^④，治經史百家，凡先府君手錄天官地志物理人事諸書，亦得次第觀之，然未有所發也，時於一二日中得一解而油油然^⑤，數十日中得一解而油油然，至索之心，誦之口，書之手，仍芒芒乎^⑥搖搖乎而已。先府君曰：『此

心與氣之故也，不可以急治，當謹而俟之，滅嗜欲，暢情志，嗜欲滅則不淆雜，情志暢然後能立，能立然後能久大。』自是之後，敬不敢言文者十年。

①方直爲宋時人，惲氏第四十四世祖，距敬二十一世，蓋敬爲第六十五世也。②湖廣在明時專指

兩湖之地。

③典儀正司儀之官，掌朝會贊唱。

④小學字書訓詁之屬，清四庫小學類，分爲訓詁字

書韻書三種。

⑤油油然和悅貌。

⑥芒芒乎無知之貌。

旋走京師，遊中原，①南極黔楚，②與天下篤雅恭敬之士交，竊窺其言行著述；因復理先府君之言，欲有所論撰，而下筆迂回細謹，塊然不能自舉。③嗚呼！天地萬物，皆日變者也，而不變者在焉，不變者所以成其日變也，文者，生乎人之心，天地萬物之日變，氣爲之，心之日變，神爲之，神之變，速於氣之變，而迂回之弊，循循然而緩，謹細之弊，切切然而急，於神皆有所闕焉，④敢不力充之以求所以日變者哉！然而有不可變者，典論⑤曰：『學無所遺，辭無所假。』史記曰：『擇其言尤雅者著於篇。』可以觀矣……

○中原指今河南及山東西部，河北山西南部，陝西東部之地域。
④閔音勅（丁己）外閉也，隔也。
⑤典論魏文帝所著。

○黔貴州楚兩湖。

○塊然孤特

大雲山房文藁二集序

昔者班孟堅因劉子政父子七略爲藝文志，①序六藝爲九種，②聖人之經，永世尊尙焉；其諸子則別爲十家，論可觀者九家，③以爲『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④至哉此言，論古之圭臬也！⑤敬嘗通會其說，儒家體備於禮及論語孝經；墨家變而離其宗；⑥道家陰陽家⑦支駢於易；法名家疏源於春秋；⑧縱橫家雜家小說家⑨適用於詩書；孟堅所謂『詩以正言』，『書以廣聽』也；⑩惟詩之流，復別爲詩賦家，而樂寓焉；農家，兵家，術數家，方技家，聖人未嘗專語之，然其體亦六藝之所孕也。⑪是故六藝要其中，百家明其際會，六藝舉其大，百家盡其條流，其失者，孟堅已次第言之，而其得者，窮高極深，析事剖理，各有所屬；故曰『修六藝之文，觀九家之言，可以通萬方之略。』⑫後世百家微

而文集行，文集敝而經義起，^①經義散而文集益瀹，學者少壯至老，貧賤至貴，漸瀆於聖賢之精微，闡明於儒先之疏證，^②而文集反日替者，何哉？蓋附會六藝，屏絕百家，耳目之用不發，事物之蹟不統，^③故性情之德不能用也。

○班孟堅名固，東漢明帝時，典校祕書，續成父彪之漢書。劉子政名向，漢成帝時檢校祕書，向卒後，子歆嗣父業，總括羣書，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班固因七略而作藝文志，載漢書中。○班固因劉歆之六藝略，序爲易

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

○固因劉歆諸子略別爲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

家，而謂小說外之九家皆可觀。

○語見藝文志。要讀平聲，會也。裔衣末，言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

之末裔。

⑤圭，測日影所用也，臬，標準，故稱臬爲準則者曰圭臬。

⑥墨家宗宋墨翟說，以自齋其身，

利濟於物爲旨。

⑦陰陽家戰國時著者爲鄒衍鄒奭，後世則遁甲六壬擇日占星等亦名之。

⑧法

家以尙法明刑爲主，李悝商鞅韓非最著。名家以正名辨義爲主，始於鄧析尹文，後惠施公孫龍尤以詭辨稱。後世以名家并入法家，故爲刑名之事者，亦統稱名法。

⑨縱橫家以審察時勢，游說動人爲

主，鬼谷子、蘇秦、張儀最著。小說家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其言今多不傳，章回演義體則始於宋。①二語見藝文志。②六藝，即易禮樂詩書春秋六經也。③藝文志語。④宋時考試，以經文爲題，使引申其義，曰經義，明清沿之，而稍變其體裁，又稱制藝。⑤疏證理解而引證之。

⑥蹟，音蹟（仄），幽深也。

敬觀之前世，賈生自名家縱橫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斷制；鼂錯自法家兵家入，故其言峭實；董仲舒劉子政自儒家道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韓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達；曾子固蘇子由自儒家雜家入，故其言溫而定；柳子厚歐陽永叔自儒家雜家詞賦家入，故其言詳雅有度；杜牧之蘇明允自兵家縱橫家入，故其言縱厲；蘇子瞻自縱橫家道家小說家入，故其言逍遙而震動；至若黃初甘露之間，①子桓子建，氣體高朗，②叔夜嗣宗，情識精微，③始以輕雋爲適意，時俗爲自然，風格相仍，漸成軌范，於是文集與百家判爲二家。熙寧寶慶之會，④時師破壞經說，其失也鑿，⑤陋儒褻積經文，其失也膚，⑥後進之士，竊聖人

遺說，規而畫之，睇而斲之，④於是經義與文集并爲一物。太白樂天夢得諸人，自曹魏發情，靜修幼清正學諸人，自趙宋得理，⑤遞趨遞下，卑亢日積。是故百家之敝，當折之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其高下遠近華質，是又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強也已……

①黃初，魏文帝年號。甘露，魏高貴卿公髦年號。

②子桓，卽魏文帝字。子建，文帝弟植字。

③叔夜，魏

嵇康字。嗣宗，晉阮籍字。

④熙寧，寶慶，皆宋神宗年號。

⑤鑿穿鑿也。

⑥襞積，摺疊布帛以蹙其廣

也，此處借爲形容膚浮泛也。

⑦睇，小視也，此處有取其小節意。

⑧靜修，元劉因字。幼清，元吳澄字。

明方孝孺稱正學先生。

三代因革論一

聖人治天下，不操削而爲局也。⊖求其罅之方而已。⊙必將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是故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於人情苟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此三代之道也。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兼四海，一切皆掃除之，又更七雄者也；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講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盛六百餘年矣。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道者。諸儒博士，⊙於焚棄殘剝之餘，搜拾竈觚，⊙蠹簡，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艱，故其信之也篤。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爲皆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爲不可不然。嗚呼！何其愚也！

⊖削曲刀也，見考工記。

⊙罅音拐（《又斝》）博局方目也。

⊙博士官名，秦置，掌通古今，漢武帝

時，置五經博士，掌以五經教子弟。

④莊子：『仲尼讀春秋，老聃據竈觚而聽。』竈觚，竈額也。

夫禮樂刑政，皆世異者也。禮樂之微，非百姓所能窺也，且行之於天子諸侯者十而五六，行之於大夫士者十而三四，其在野者，略焉而已，是故聖人之制作也，則自斷之；刑者，情之百易者也，書之策①不可盡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斷之；政者，治亂之紀，上與下之統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百姓共斷之。夫所謂共斷之者何也？曰：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者與越乎中制之外者，於人情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是也。吾故詳論之，求王政之端，而究其同異，以破諸儒博士之說，庶聖人治天下之道可無惑焉。

①策簡也。

三代因革論一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曰：『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食三之一，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食四之一。』孟子周人，所言周制也，而周官與之互異焉。鄭氏衆○曰：『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三之一者亦然。』是說也，公之地，其半爲附庸，侯伯之地，其三之二爲附庸，子男之地，其四之一爲附庸，理不可通；且五百里之半爲百里者十之二，而餘侯伯子所食，與孟子之說均不合；惟男食四之一爲五十里而已。陳氏君舉○曰：『方五百里以圍言，其徑百二十五里。』是說也，男之地徑二十有五里，公與伯之地徑百里七十里，而餘與孟子之說亦不合；惟侯徑百里子徑五十里而已。唐氏仲友○曰：『古之爲國，有軍有賦，軍出於

郊者也。④賦出於遂者也。⑤言百里七十五里者，軍制也。五百四百三百里者，兼軍賦及所轄言之也。諸男言百里者，兼軍賦言之也。『噫！聖人之書，豈若是參錯耶！是不可訓之說也。』

①周官周書篇名。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今稱周禮。

②鄭衆字仲師，東漢開封人，章帝時爲大司農，經學家稱爲鄭司農，亦稱先鄭。③孟子：『不能五十

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④陳君舉名傅良，號止齋，宋瑞安人。⑤唐仲友字輔仁，宋

金華人。⑥國外曰郊。⑦郊外曰遂。

惲子居曰：古者洪荒之世，自民所歸而各立之君，其時政刑未備，羈縻所及，大者百里而已，殺於百里者，則七十五里焉。聖人準之以差封國之地，是故百里七十五里者，聖人之中制也。國立矣，不能無爭，爭矣，不能無所并。黃帝之時，萬國成湯之時，三千餘國，武王之時，千七百七十二國，蓋所并者幾十之七八焉。若是則保無有百里而爲五百，四百里者乎？七十五里而爲三百，二百百里者

乎，聖人於是定之以所食之數，使與百里七十五里之制，不至相絕，所以折無厭，明有制，至明順也；又使百里七十五里之國，有可以齊於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之制，而山川土田附庸之典行焉。武王封太公於齊，百里之國也，益之至五百里，成王封伯禽於魯，百里之國也，益之亦至五百里，於是天子得平其威惠，諸侯咸勤於功德，亦至明順也；是故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者，亦聖人之中制也。蓋諸侯之能并地者，若反仁滅義，以詐力吞噬，將不旋踵而覆亡隨之；其能及久遠者，必自其先世已有不泯之功德，又君臣皆有過人之才，民庶皆有順令之用，然後能滅國而鄰不爭，收土而民不叛，逮相襲既久，上下爲一，各固其疆，聖人必履封而裁之，計數而割之，則天下亂矣。是故夏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殷仍其國，殷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周仍其國，若興王崛起，親賢夾輔，其功皆可享茅土之奉，其才皆可任方伯連帥之職，聖人於封國之後，復大啓其地，以收大小相維新舊相制之功，故曰皆聖人之中制也。雖然，是中制者，非引繩而

直之，絜矩而方之。⑤布算而乘除之，不容出入增損於其間也。其山川之輿則有畸，⑥其鄰國之錯則有畸，其都邑之系屬則有畸，越於五十七百里者有之，越於百里二百三百四百五百里者有之，不滿者亦有之，陰陽得其序，原隰斥鹵墳壤得其理，⑦戰守形勢得其會，如是而已。故曰：越乎中制，與不滿乎中制者，非人情所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也。是故由吾之說，則三代之所以久安長治可知也，不由吾之說，則禹湯文武之時已潰裂矣，其子孫豈有一日之暇哉。此可質之萬世者也。

①伯禽周公旦之長子。

②襲因也，承也。

③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建諸侯，則割其方面

之士以與之，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

④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

以爲連，連有帥。』

⑤絜度量也。矩爲方之器也。

⑥畸，零餘也。

⑦高平曰原，下溼曰隰，斥鹵鹹地，

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水涯曰墳，柔土無塊曰壤。

三代因革論三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曰貢，曰助，曰徹，中制也。曰五十，曰七十，曰百畝，亦中制也。其名不同，其法不同，其數又不同。憚子居曰：先王治田，亦有越乎中制不及中制者焉；是故貢助徹三者，聖人皆先自其國都行之，推之於諸侯之可行者而亦行之，其不可者待之，先代之制，其可更者更之，不可更且不必更者仍之，如是而已。

⊖貢田賦名，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也。

⊖助者，耕七十畝，以七畝助公家，蓋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者

也。⊖周田賦之制，八家共井，各受百畝，中爲公田，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而以公田所入爲其賦，是爲

徹[△]，徹者，通也。

何以知其然也？井田者，始於黃帝，[⊖]廢於秦，[⊖]未有井田之前，所行者貢而

已廢井田之後，所行者亦貢而已。至行井田之時，貢亦不廢。者田有不可井與可井而不及井，及上世以來已定溝澮之制者也。③是故五十而貢，夏禹治田之法，而其時黃帝之井田在焉。夏小正④曰：『初服於公田』是也，七十而助，成湯治田之法，而其時公劉之徹行焉。⑤詩曰：『徹田爲糧』是也，百畝而徹，文王治田之法，而其時湯之助存焉。公羊傳曰：『古者十一而藉』是也。⑥若是者何也？天下至大，民人至衆，聖人者期於均其利去其害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定其可井不可井，以九一十一推一王之制，仍其五十七十，以貢助存先代之法，民各安其業，樂其政，下不擾，上不勞，如是而已。

①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經土設井，以息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見通鑑。

②衛鞅佐秦孝公，廢井田，開阡陌，更稅法。

③溝澮田間水道，溝廣深各四尺，澮

廣二尋，深二仞。

④夏小正夏時紀載物候之書。

⑤公劉后稷曾孫。

⑥藉，借也，什一而藉，什取其

一，借其力以助耕公田也。

然而尙有進焉者，貢者，古今之通法，井田者，聖人因時以均民情，貢者，自諸夏至絕徼之通法，○井田者，聖人因時以均民力；是故聖人之世，以井田爲上治，以貢爲通法，上治所以見王道之尊，通法所以見王道之大；揖讓，上治也，○與子，通法也，○揖讓之名至高，於事至順，非堯得舜，舜得禹，不可行，井田之名至高，非殷受夏，周受殷，不可行，而貢則無不可行；故聖人之行井田也，以貢輔之，而不責人之必行，如是而已。

○諸夏謂中國也，封建時代不止一國，故曰諸夏。絕徼絕遠之邊界也。○堯舜皆傳帝位於賢，不傳於子，謂之揖讓。○與子以帝位傳子也。

何以知其然也？齊之內政，五家爲軌，五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井田以三起數，○內政以五十起數，使齊之封內爲井田者十之九，爲貢者十之一，齊能三其田而五十其人乎？抑破壞其井而五十其田乎？是齊之田，井者少，不井者衆也。楚蔦掩爲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潏，町原防，牧臯

隰，井衍沃，賈逵皆以井數之。其說爲誣。九地之土惟衍沃可井。杜預之說是也。①是楚之田，井者少，不井者衆也。鄭子駟爲田洫而侵四族田。②是鄭之田不盡井也。魏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是課多也。』③井田非稅畝，賦不能加，魏未聞有此法，乃增其貢也。是魏之田不盡井也。聖人之行井田也，寬大如此，豈有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之事哉！④嗚呼！此求方罫之說也。又豈有百里之國必萬井，五百里之國必二十五同之事哉！⑤嗚呼！此亦求方罫之說也。

○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鄉，作內政以寄軍令。

○周禮地官考夫屋注：『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

地貢者，三三相任。』

○度山林九句，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聚

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以備田獵之處。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淳鹵，塿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疆界有流潦，計數減其租入。偃漑，下溼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皋隰，水岸下溼，爲芻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以上皆杜預所釋。——而賈逵則謂山林之地，九夫

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瀦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賈逵後漢人，字景伯，通左氏傳。杜預，晉人，字元凱，有平吳大功，性耽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④左傳襄公十年。『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爲田造洫，故稱田洫。此四族占田過制，子駟爲此田洫，正其封疆，故侵四族田也。⑤魏文侯名斯，晉大夫魏駒之子，威烈王二十三年，受命爲諸侯。淮南子：『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新序：『東陽上計，錢布十倍，文侯曰：『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⑥禮王制：『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⑦方百里爲一同。

三代因革論四

井田，不可廢之法也，而卒廢，儒者皆蔽罪商鞅，^①雖然，鞅之罪，開秦之阡陌也，^②彼自關以東，^③井田之廢，非鞅之罪也。夫法之將行也，聖人不能使之不行，法之將廢也，聖人不能使之不廢。神農氏作，民知耕而食之，誅草萊，^④摘沙礫，^⑤各治其田而已，黃帝因民之欲別，而以經界正之，因民之欲利，而以溝洫通之，因民之欲便於耕鋤，饁饗守望，^⑥而以廬井合之；^⑦是故井田者，黃帝之法也，所以井田者，天下之民之欲也，此井田之所以行也。而其所以廢者，三代之時，山林斥鹵，^⑧積漸闢治，足給其民，又以餘者爲圭田，餘夫之田，士田，賈田，^⑨後世餘地日少，生齒日衆，田不敷授，一也；三代之時，吏道淳古，歸田受田，^⑩無上下其手者，後世肥瘠不均，與奪不時，二也；三代之時，國之大者，不過數百里，其田悉可按行而

差等之，後世地兼數圻，^①憑圖書稽核而已，必有不能實者，三也；三代之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後世吏不可非，而民不勝其非，四也。抑又有甚者，十一不足，從而增其征，則財匱，千乘不足，從而加其卒，則民煩，魯之稅畝邱甲，^②晉之州兵爰田，^③其見於書者也。是故春秋戰國之民，其先世享井田之利，不可見也，所見者，身蒙井田之害而已，利遠則易忘，害近則其去之也速，而又日見貢之簡略易從，爭趨之以爲便我，便我，於是急公好利之君之大夫，徇其民而大變之，蓋井田之行也，自黃帝至周之初，歷一千有餘年，而其法大備，井田之廢也，自春秋戰國，漸漸漸泯，至秦之始皇，五百餘年，而後掃地無餘，天道之推移，人事之進退，皆有不得不然者。是故秦者，古今之界也，自秦以前，朝野上下所行者，皆三代之制也，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非三代之制也，井田其一也。

①蔽罪斷其罪也，見左傳昭公十四年。

②阡陌田間小路，以區界田畝者，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③

函谷關他今河南靈寶縣南，秦在關西，楚魏趙齊燕等國，皆在關東。

④誅，翦除也。萊，草穢也。

⑤礫

小石也。⊕ 饁餉田食也。饁與餉同。孟子『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助察奸惡也。』⊖ 井方

一里，是謂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 斥鹵均指鹹地，可煮爲鹽而不能耕種者。⊘ 圭，潔也，古者卿以下至於

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上田，故謂之圭田。大者一戶以八口爲率，有多丁則爲餘夫，餘夫

受田二十五畝。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在市賈人其家所受之田也。⊙ 民年二

十受田六十歸田。⊕ 地方千里爲圻。⊖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蓋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

餘畝，復十收其一也。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按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

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乃

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重斂也。⊕ 魯僖公十五年，晉作爰田州兵，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又使

州長各繕甲兵，州二千五百家也。

然則聖人處此奈何？曰：聖人者非所能測也，雖然，其書具在，可考而知焉。孔

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而已，無一言及於兵與農者，何也？其

事當以時變者也，貢之爲助，助之爲徹是也；孟子於民產蓋屢言之，然必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①亦孔子之意也。夫王莽沒民之田而民叛之，^②後魏限民之田而民亦叛之，^③使孔子孟子生於始皇之時，豈必驅天下而復井田哉！噫！此俗儒必爭之說也。

① 語見論語。

② 語見孟子。

③ 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

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

④ 魏孝文帝太和九年，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人

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賣者坐如律。

三代因革論五

三代以上，十而稅一，用之力役，用之田獵，用之兵戎，車馬牛楨幹^①，芻糧器甲，皆民供之，而民何其充然樂也？三代以下，三十而稅一，力役則發帑，田獵兵戎，則召募，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上給之，而民愀然怫然，若不終日者然，何也？韓子^②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③雖然，未旣也，一人爲貴，而數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一人爲富，而數十人衣食之，是八民也；操兵者一縣數百人，是九民也；踐役者一縣復數百人，是十民也；其數百人之子弟姻婭又數十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十一民也；牙者互之，僧者會之，^④是十二民也；僕非僕，臺非臺，^⑤是十三民也；婦人揄長袂，躡利屣，^⑥男子

傅粉白，習歌舞，是十四民也；農工商三民爲之，十四民享之，是以天不能養，地不能長，百物不能產，至於不可以爲生，雖有上聖，其若之何！古者上有田而民耕之，後世富民有田，募貧民爲傭，一傭可耕十畝而贏，畝入十，取四不足以給傭，饑歲則畝無入，而傭之給如故；其賃田而耕者，率畝入三，取一歸田主，以其二自食，常不足，田主得其一，又分其半以供稅，且困於雜徭，亦不足；此農病也。古者工皆有法度程限，官督之，後世一切自爲，拙者不足以給身家，巧者爲淫巧，有數年而成一器者，亦不足以給身家，此工病也。古者商賈不得乘車馬，衣錦綺，人恥逐末，爲之者少，故利豐，後世一切儕之士人，人不恥逐末，爲之者衆，故利減，其富者窮極侈靡，與封君大僚爭勝，勝亦貧，不勝亦貧，此商病也。夫以十四民之衆，資農工商三民以生，而幾幾乎不得生，而三民又病若此，雖有上聖，其若之何！

① 楨幹，築牆立木也，楨在牆兩端，幹在牆兩旁。

② 韓子唐韓愈。

③ 語見韓愈原道。六士農工商之

外，益以僧道也。三儒釋道也。

④ 牙古作互，以主互市，故稱互郎，牙僧爲會合市人者，卽買賣之居間

人也。

⑤ 僕臺賤役。

⑥ 揄引也。袂袖也。躡踏也。

⑦ 古以農爲本，以經商爲末。

惲子居曰：三代之時，十四民者皆有之，非起於後世也。聖人爲天下，四民日增其數，十民日減其數，故農工商三民之力，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治，後世四民之數日減，十民之數日增，故農工商三民之力，不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敝矣。聖人之道奈何？曰：不病四民而已。不病農工商而重督士而已。夫不病農工商，則農工商有餘，重督士，則士不濫，士且不能濫，彼十民者安得而濫之；不能濫，故常處不足，十民不足，而農工商有餘，爭歸於農工商矣，是故十民不日減不能。夫堯舜之時，曰：『汝后稷，播時百穀。』曰：『疇若予工。』○曰：『懋遷有無化居。』○所諄諄者，三民之生而已；殷之盤庚，周之九誥皆然；○此聖人減十民之法也。曰：三代之時，二氏蓋未行也，○十民之說，可得聞乎？曰：太公之華士，○孔子之少正卯，○孟子之許行，○皆二氏也。有遺戍，則已養兵，有庶人在官，○則已顧役，○有門子餘子，○則已有富貴之游閒者矣，其餘皆所謂閒民惰民是也。

有天下之責者，其亦於三民之病慎策之哉！

①兩引皆見書舜典。稷，官名，尊而君之，稱曰后稷播布也。時是也。疇，誰也。若順也。工謂百工之事。②

書益稷語。懋勉也。遷有無謂徒有之無。化居，交易其所居積。③盤庚商書篇名。周書多以誥名篇。

④二氏佛老也。⑤太公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狃，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

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至

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⑥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貢進曰：

『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

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⑦滕文公從孟子言，將行井田之制，許行至自楚，進

並耕之說以沮之，見孟子。⑧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⑨顧同僱，傭人也。⑩門子，卿之適子。餘子，

適子之母弟。

三代因革論六

然則三代之養兵，可得聞歟？曰：可。周制，六鄉爲六軍，六遂倅之。⊖此民兵之制也，三代皆同者也。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何也？周官：『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氏康成曰：『選右當於中。』⊖夫選右則皆兵也，曰屬焉，必非散之井牧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虎士八百人。⊖鄭氏康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夫徒皆食於官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主環衛，然武王用之伐殷矣。⊖周官八百人，而武王三千，是必有倅卒也，非養兵而何？非直此也，古者戍皆更代，更代必以期，期之內皆不耕者也，主芻芟之時有人。⊖主糧糗之供有人，主兵甲之用有人，主壁壘之防有人，與養兵何異乎？此兵之守者也，周公東征至三年之久，⊖穆王西征至萬里之遠，⊖皆驅

之戰者也，與養兵何異乎？夫司右虎賁氏，周之官也，然夏殷不能無勇爵，不能無環衛之士，可知也。采薇，出車，杕杜，周之詩也。然夏殷不能無屯守之卒，可知也。殷餘之難，荒服之勤，周之所由盛衰也，然夏殷不能無觀扈之討，鬼方之伐，可知也。是故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

①周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百里之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倅副也。②語見周禮。司右，周夏

官之屬，上士二人，下士四人。羣右，戎右，齊右，道右也。爰矛，戈戟及弓矢爲五兵。③鄭康成名玄，東漢

高密人，經學家，稱鄭衆爲先鄭，玄爲後鄭。選右，當於中者，言羣右或有缺員，當於司右所屬之中選補

之也。④方里曰井，郊外曰牧。⑤句亦本周禮。夏官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⑥徒食五人祿。⑦

環衛環列王宮之守衛。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⑧芻菱所以飼牛馬，峙

具也，備也。⑨管林、蔡叔、武庚等反，周公興師東征。⑩穆王西征，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見穆天

子傳。⑪采薇，出車，杕杜，皆詩篇名，采薇，遣戍役也，出車，勞還率也，杕杜，勞還役也。⑫殷餘，謂武庚，

卽指東征。⑬去王畿二千里外之地曰荒服，犬戎及西王母國皆是也，卽指穆王之西征。⑭觀國

名在今河南夏后開十五年武觀以西河朔並所書師師征西河武觀來歸見竹書紀年武觀自觀也

夏后開，卽夏后啓扈，卽有扈，今陝西鄠縣。夏后啓討有扈，見書甘誓。⑤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高宗，商王武丁也。鬼方，國名，地在今貴州。

其故何也？古者大國不過數百里，小國不過數十里，疆事之爭多，而越國之寇少，耕耘之氓可以戰守，是故以民兵守其常，以養兵待其變；至春秋而有踰山海之征，連諸侯之役，戰國之世，抑又甚焉。秦漢以降，萬里一家，一起事或連數十郡，一調兵或行數千里，是故以養兵持其常，以民兵輔其變；二者交用，各得其宜，不可偏廢也。

且人之受於天也，古厚而今薄，教於人也，古密而今疎；故古者士可以爲農，農可以爲兵，後世驅士於農則土壤，驅農於兵則農壞，泛令之，則詭入詭出於二役而無用，嚴束之，則積怨蓄怒於一役而不安，情勢之所趨，則禁令窮，時俗之所積，則聖智廢也。世之儒者，以漢之南北軍爲是，而八校爲非，①唐之府兵爲是，而

曠騎爲非，^①夫南北軍府兵，已非三代之制矣，何必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耶！況乎郡兵之法未改，^②則八校無害於南北軍，屯田之制能行，^③則曠騎無害於府兵，宋之保毅義勇，^④明之箭手礦夫，^⑤則養兵且借助於民兵矣，是在養兵者善其制耳。不然，取後世之民，而日以荷戈責之，幾何不速其畔也哉！

①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爲南軍，衛尉主之，京城之兵在城外者爲北軍，中尉主之。漢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等校尉爲八校，至靈帝又置西園八校。按漢初南軍調自郡國，北軍調自三輔，更代番上，初無定兵，自設八校而始有募兵，自設期門羽林而始有長從之兵。②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左右衛皆領六十，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征行宿衛，皆以遠近分番。高宗武后時，府兵番役，更代不時，衛士稍稍亡匿，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岐華蒲同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更號曰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③漢沿秦制，郡設太守，都尉以典兵，

歲一校閱謂之都試有事則徵發。④屯田分屯戍兵之一部從事擊捕按時番代。⑤宋屬平四
令陝西係稅人戶家出一丁號曰保毅官給糧賜使之分番戍守慶曆治平間籍河北河東陝西三路
強壯之民三丁選一以爲義勇屯戍邊境。⑥明時有鄉兵者隨其風土所長應募調佐軍旅緩急其
隸軍籍者曰浙兵其不隸軍籍者所在多有河南嵩縣曰毛葫蘆習短兵長於走山而嵩及盧氏靈寶
永寧並多礦兵曰角腦又曰打手山東有長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陘有螞蟻手。

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絕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十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以楊炎爲相，遂作春秋兩稅法，置兩稅使，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

周官鄉大夫之屬，比長，閭胥，族師，黨正，鄉官也。○遂大夫之屬，鄰長，里長，鄮長，鄙師，遂官也。○漢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皆賜爵同於鄉遂之官。唐曰里正，曰坊正，○則役之矣。宋曰衙前，督官物，曰耆長，曰壯丁，捕盜賊，曰散從，曰承符，曰弓手，任驅使，○則役之而且虐用之矣。是故鄉官遂官，卽後世之民役也。其祿卽後世之顧役也。周官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序以治序，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其制歷代皆行之。是故府史胥徒，

卽後世之官役也，其祿卽後世之顧役也。鄉官遂官，三代之時不爲役，三代之顧役，當專屬之府史胥徒，所顧者官役也。宋衙前之役，如官役之府史，耆長壯丁散從承符弓手之役，如官役之胥徒，其官中之府史胥徒自若也。宋之顧役，不專屬之府史胥徒，所顧兼民役也，其民役之事，同於官役，則有其漸焉。自唐之中葉，天下擾攘，官役不足以周事，遂取之於民以助之，助之既久，則各有職司，職司既定，則各有功過；是故其始以民役代官役之事，而視爲固然，其繼以民役供官役之令，而亦視爲固然，其後以民役任官役之過，而亦視爲固然，至熙甯之時，而民役不可爲生矣。是故鄉遂之末流，變爲差役，差役之末流，變爲顧役，差役則民勞而財日匱，顧役則民逸而業可常。天下無無弊之制，無不擾民之事，當擇其合時勢而害輕者行之，後之儒者，以熙甯之法而妄意詆譏，非知治體者也。⑤

①周制，五家爲比，比有長，二十五家爲閭，閭有首，百家爲族，族有帥，五百家爲黨，黨有正，鄉則萬二千五百家也。

②遂之地，在王國百里外，五家爲鄰，鄰有長，二十五家爲里，里有長，百里爲鄴，鄴有長，五

百家爲圖，圖有師，萬二千五百家成遂。③漢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耆夫游徼三

老掌教化，耆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主循禁盜賊。④唐令諸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三

家爲保，每里設正一人，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

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⑤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

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⑥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者，令起文

書草也。治序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⑦宋神宗熙寧元年，知諫院吳

充，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爲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議聚而憚人丁，故近

年上戶寢少，中下戶寢多，役使頻仍，生資不給，則轉爲工商，不得已而爲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

施行，熙寧三年十二月，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卽先王致

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會布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

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僱直多少，隨戶等

均取僱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於開封府，遂

推行於諸路。詆諆訾毀也。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天下騷然，後世遂盡訾其法，實則募役之法甚得時宜也。

曰：民役之宜顧則然矣，官役顧則久，久則爲民害無已時，如之何而可祛其害歟？曰：三代聖人已行之矣，賦之祿所以安其身，寬之時所以習其事，教之道所以正其向，威之刑所以去其私，如是而用之，豈有虎冠鷹擊，螭蝮射之事哉！○後之治天下者，知官役之可顧，而宮府修，知民役之可顧，而閭里甯；知官役之可減，而苛擾之事除，知民役之可盡罷，而海內皆樂業矣。

○漢酷吏王溫舒窮治姦猾，大抵盡糜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又酷吏義縱，以鷹擊毛鷲爲治，譬之鷲鳥將擊，必張羽毛也。春秋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爲螿尾。螿，蝮蟲行毒也。蝮，短狐也。本草謂之射工，蓋以含沙射人爲災。

三代因革論八

由是觀之，聖人所以治天下之道，蓋可知矣；『利不十，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此經常之說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便私挾妄之說也；雖然，有中道焉，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此權衡於前二說，而知其重輕俯仰者也。夫莫大於封域之制，莫要於人民之業，莫急於軍國之務，而聖人一以寬大行之，況乎節目之細，尋常之用哉！夫人之養生也，日取其豐，人之趨事也，日得其巧，聖人節其過甚而已；如宮室之度，求其辨上下可也，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其不同者也，⊘而民之蔭室何必同；⊙如冠服之度，求其行禮樂可也，夏之毋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其不同者也，⊚而民之短褐何必同；⊛俎豆之華疏，⊜不同於廟，干戈之瑠塗，⊝不同於師，車旗之完

敵，不同於朝，粟帛之純量，⑨不同於市。是故聖人之治天下有二：倫物之紀，名實之效，等威之辨，⑩授之以一成之式，齊之以一定之法，天子親率諸侯大夫士以馭之於民者，⑪必使如絲之在縲，⑫陶之在甄，⑬無毫黍之之溢減，而天下之心定焉；若其質文之尚，⑭奢約之數，或以時變，或以地更，故養生不至於拂戾，趨事不至於迂回，於是首出而天下歸之；三代聖人，蓋未之能易也。彼諸儒博士者，過於尊聖賢，而疎於察凡庶，敢於從古昔，而怯於赴時勢，篤於信專門，而薄於考通方，豈足以知聖人哉！是故其爲說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衆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推之衆經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經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⑮則天下之亂言也已。

①語見史記商君傳。

②語亦見商君傳。

③世室者，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明堂者，明

政教之堂。

④陰室，燕居之室。

⑤毋追，讀如牟堆，禮郊特性：「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

氏之道也。周弁，殷尋，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⑥衱，音豎（尸义），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裼，毛布之

衣，皆賤者之服。⑦疏麤也。⑧瑠音貂（勿一幺）畫也。⑨純音豚（去义弓）布帛一端曰一純。⑩威儀有等差。⑪放推而及之也。⑫纁抽繭出絲也。⑬甄治陶器也。⑭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⑮附會強合其所不可合穿鑿強通其所不可通。

西楚都彭城論

自淮陰侯斥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史家亦持此說，後之言地利者祖之，以爲項王失計，無有大於此者。惲子居曰：項王之失計，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何也？項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章邯於雍，司馬欣於塞，董翳於翟，所以距塞漢王也；○夫三人之非漢王敵，不必中人以上知之，項王起江東，○敗秦救趙，遂霸諸侯，業雖不終，見豈必出中人下哉！吾嘗深推其故，而知項王都彭城，蓋以通三川之險也；○通三川，蓋以救三秦之禍也；○以彭城控三川，卽以三川控三秦，是故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自王，蓋九郡焉；○自淮以北，爲泗水，爲薛，爲郟，爲琅邪，爲陳，皆故楚地，爲碭，爲東郡，皆故梁地，是時彭越未國，地屬西楚，自淮以南爲

會稽，會稽之分爲吳。灌嬰傳：『得吳守』是也。④亦故楚地。九郡者，項王所手定也。軍以手定之地，不患其不安；民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習。國於手定之地，則諸侯不得以地大而指爲不均。據天下三分之一，以爭中原於腹心之間，此三代以來未有之勢也。彭城者，居九郡之中，舉天下南北之脊，關外之形勝必爭之地也。故曰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

①淮陰侯韓信也。信斥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見史記淮陰侯傳。秦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

關，居四關之中，故稱關中。彭城，今江蘇銅山縣。②漢元年八月，漢王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敗之，遂

定雍地，東至咸陽，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時齊田榮以齊反楚，項王聞漢定三秦，齊又叛之，

大怒，漢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項王曰：『齊欲

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③巴爲今四川東部，蜀爲今四川西部，漢中今陝西之

西南部。④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畔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

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立

秦降將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司馬欣故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本御章邯降楚，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以距塞漢王。

⑤ 江東指今蘇皖兩浙等項王起自會稽，故云。

⑥ 三川河伊洛也，秦置三川郡，今河南省舊開封河南懷慶衛輝四府地。

⑦ 三秦翟塞也。

⑧ 九郡其地爲今江蘇安徽浙江三省及河南省之東部，山東省之西南部。

⑨ 灌嬰漢將，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見史記灌嬰傳。

雖然，項王之不取關中，何也？曰：項王非不取關中也，乃者漢王先入關，義帝

之約，固宜王者也。○項王聽韓生之說而都之，○關中之人安乎不安乎？關外諸

侯無異議乎？項王所手定之九郡，將以之分王乎？抑自制乎？度其勢必自制之矣，

自制之而一旦有警，其將去關中自將而東乎？關中者，固漢王所手定也，舍己所

手定之九郡，而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既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又不分己所手

定之九郡，一旦自將而東，天下之人安乎不安乎？是故關中者，項王所必取之地

也，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則緩取之，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且召天下之兵，則以

棄之者取之。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陳涉首難，^③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矣。^④三王，^⑤秦之人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漢之際諸侯之法也。使三王者據全秦之勝，扼全蜀之衝，包南山之塞，^⑥窅棧道之陁，^⑦終身爲西楚藩衛，則朝貢徵發，何求而不可。若其以百戰之燼，生降之虜，寄仇讐之號令，驅鄉黨之儁匹，一有擾動，西楚廢其主，刈其民，若燎毛射縞耳，指揮既定，人心自固。誠如是也，漢王不得援前說以爭秦，諸侯不得指前說以責楚，名與勢皆順便矣。所謂緩取之也。所謂以棄之者取之也。是故不付之張耳臧荼者，不以關外之將相制關中也。^⑧不付之共敖黥布者，不以西楚之將相制關中也。^⑨陽示天下以大公，而陰利三王之易取，是故三秦者，項王之寄地也。其告韓生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人誰見之。』^⑩此項王之設辭也，非項王之計也。

①項梁起兵，求楚後，得楚懷王孫心，立爲懷王，及秦圍趙，懷王使梁隨宋義救趙，而令沛公西略地，與諸將約曰：『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先入關，項羽後至，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王怒，

陽尊懷王爲義帝，而使人擊殺之。

①項羽旣入關，韓生說羽都之，羽懷思東歸，不從。

②陳勝，字涉，

以秦二世元年七月首起兵於蕪。

④如田儻之王齊，景駒之王楚，魏豹之王魏皆是。

⑤二王指雍

塞翟三王。

⑥南山，卽終南山，亦名秦嶺，今自甘肅通過陝西，至河南陝縣以南諸山皆是。

⑦蜀道

艱險之處，傍山架木以通道路，是之爲棧道。今自鳳縣東北之草涼驛南至褒城縣北之開城驛，其間

棧道凡長四百二十里，亦名連雲棧。山形連延，中忽斷絕者曰陁。⑧張耳，大梁人，武臣王趙，耳相之，

項王入關，立耳爲常山王。⑨臧荼，本燕將，羽立爲燕王。⑩共敖，楚將，羽立爲臨江王。黥布，亦楚將，羽立

爲九江王。

⑪韓生說羽都關中，羽答以此語，見史記項羽紀。

雖然，關中重地也，取關中重計也，其取之之次第奈何？曰：項王之計，不急於

收三秦之地也，急於阻漢王之東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之所忌，唯漢王

也，是故未爲取秦之謀，先爲救秦之策。三川者，救秦之要道也，以瑕丘申陽據三

川，①而北函谷南武關繫其要領矣。②以司馬卬輔三川之北，③而函谷之軍無

阻矣，以韓成夾三川之南，④而武關之軍無留矣，二王皆趙臣，趙睦於楚，故道通，

韓成不睦於楚，不使之國而楚制之。⑤故道亦通道通矣，然而西楚之都不能朝發夕至，則猶之乎未通也。彭城者，去函谷千有餘里，去武關亦千有餘里，輕騎數日夜可叩關；北收燕趙之卒，南引荆郢之師，⑥關外可厚集其勢，關中可迭批其隙，漢王一搖足，則章邯先乘之，司馬欣董翳疊乘之，西楚傾天下之力而急乘之，漢何患不衄！⑦秦何患不全！漢王且不能保巴蜀漢中，豈能移尺寸與楚爭一日之利！故曰，以彭城控三川，卽以三川控三秦，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

①瑕丘春秋魯地，漢置，故城在今山東滋陽縣西。申陽人姓名，爲瑕丘縣之老人，爲趙張耳嬖臣，先下

河南，迎楚河上，因立爲河南王。一說，瑕丘姓，申陽名。

②函谷在今河南靈寶縣南。武關在今陝西商

縣東。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

③司馬卬，趙將，定河內，立爲殷王，王河內。

④羽立韓

成爲韓王。

⑤韓成旣爲王，應都陽翟，乃不使之國，廢爲侯，已又殺之。陽翟，今河南禹縣。

⑥郟，楚地，

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

⑦衄，音母（广一又），敗北也。

不意四月諸侯就封，五月而田榮反齊，是月而陳餘反趙，六月而彭越反梁，

西楚之勢，不能即日西兵，而漢王已於五月破章邯，八月降司馬欣董翳矣；蓋項王止策漢王，而田榮陳餘彭越三人，非其所忌，故有此意外之變，此則項王之失計也。然使當日者，不受漢間，東兵擊齊，舉三楚之士，分兩路捷走爭秦，其時申陽司馬卬未敗，韓成已廢，兵行無人之境，函谷破，武關必降，武關破，函谷亦不守，淮陰侯挾新造之漢與旋定之秦，以當百戰必勝之卒，勝負之計，必不如垓下以三十萬當十萬之數矣；如是則三秦可復，三秦復則三川益固，九郡益張，齊趙燕三國有不折而入於楚者哉！而卒棄之不爲，此則項王之失計也。故曰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也。

○自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是爲三楚。

夫戰爭之事，一日千變，占人身親其事，凡所設施，必非偶然，不可以成敗輕量也。後世如六朝之割裂，如五季之紊亂，草澤英雄，崛起一時，必有異人之

識，兼人之力，爲衆所不及者，天下大器，置都大事，曾是項王而漫付之，吾故推其所以然，以明得失之實。如必以項王爲慮不及此，彼亞父者，亦非不審於計者也。

①六朝吳東晉宋齊梁陳也。

②五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也。

③亞父卽范增，爲羽謀臣，亞次

也，尊敬之次父。

讀貨殖列傳

作史之法有二，太史公皆自發之。其一，留侯世家曰：『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書。』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法也，而表書亦用之；其一，報任少卿書①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此作表書法也，而本紀世家列傳亦用之。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古今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②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俠，歸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皆畸零之人。③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④謂補平準書所未備，⑤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歟！

①任少卿名安，書見漢書司馬遷傳。

②十類傳，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幸，刺客，滑稽，日者，龜策，貨殖。

也。③崎[△]不偶也。④鍾伯敬名惺，明竟陵人，萬歷進士。⑤平準^{△△}書爲史記八書之一。魏武帝設平準令，丞職主均天下之輸斂，貴則糶之，賤則糶之，平賦以相準，輸歸於京師，故曰平準。

讀魯仲連鄒陽傳

太史公以鄒陽附魯仲連傳，^①自索隱^②疑其時代懸隔，後人不得附傳之，遂疑鄒陽說王美人兄以解梁孝王之難，與魯仲連解邯鄲之厄同；^③夫王美人之事，宵人由竇者所爲，^④豈足以辱仲連先生，敬蓋讀是傳而知太史公之傷之也。夫翕訛者據高位，^⑤愚賤者服先畝，^⑥天下之士，不能待死牖下，又不能通籍於天子之庭，^⑦則挾技以遊於諸侯間耳；而諸侯者方且曰：『是吾故叅之，是吾故不妨辱之殺之。』是故如仲連者飄然遠舉不受羈縲爲可耳，^⑧不然，能不如鄒陽之受禍哉！今去太史公之時二千年矣，凡客遊者，不如仲連以策干，卽如鄒陽以藝進，輕爵祿則如仲連之高，懷恩私則如鄒陽之辱；由是言之，彼四公子之門，^⑨其擾攘何如，當有不可以意推者矣！故君子之就也，擇地而不違於義，去也，

審幾而不傷於仁。

①史記以鄒陽與魯仲連合傳，鄒陽爲漢景帝時人，魯仲連爲戰國時人。②索隱書名，史記索隱爲

唐司馬貞所撰。③事各詳二人傳。④宵人謂不由明坦之途者。竇空也。⑤爾雅：「翁翁，訛也，莫

供職也。」⑥服先畝，謂以耕稼爲生也。⑦通籍，謂顯仕也。⑧羈馬，絡頭也，繼亦作緹，馬韁也，文

係不受拘束之義。⑨戰國時，齊孟書君田文，趙平原君趙勝，魏信陵君無忌，楚春申君黃歇，皆好客，

客居門下者數千人，稱戰國四公子。

讀孟子

真西山先生[○]因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遂以七篇之言一一比之中庸，此宋儒之勤也；雖然，聖賢之學，有所自則可矣，若一一比之，不爲後世附託而無實者，開一徑歟！敬觀中庸求端於天命，其終篇所言，皆性道教也，至末章始要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子思之言，蓋聖人之至極，天地以合，萬物以成，與異端所言本不同，然至此則性道教無可言，而歸之命，命無可言，而歸之天，天無可言，而歸之無聲無臭矣，後人復附益之，何怪異端之揚其波，而他流煽其焰而旁燭哉！孟子七篇，未嘗一言及之者，蓋不敢導其波之竇而投其焰之薪也，此孟子善學子思，而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之本，故曰『功不在禹下。』[○]

○真西山名德秀字景希宋浦城人官至參知政事世稱西山先生著有西山甲乙稿大學衍義等書

○要凡要，總舉之辭。

○韓愈推尊孟子語。

與紉之論文書

紉之吾宗足下：敬與紉之同出於提舉公，蓋二十餘世矣。○不可謂不遠。雖然，吾宗之能學者不數人，能學而行復有儀矩者，益不數人，敬於紉之，心之近之也久矣；昨日相見，敬所以望紉之者甚博，而紉之以古人之所以爲文者問焉，紉之之志止乎是耶？抑敬之所知者不足以越乎是耶？甚非敬之所望也。文者，小道也，而人喜爲之，爲之而復喜言之，本朝如魏叔子、姜西溟、邵子、湘諸人，○皆累累言之矣，盡矣，敬復何所言耶？等而上之，元明之人言之矣，宋之人言之矣，如和鼓然，其聲無以甚異也，敬復何所言耶？雖然，紉之之意，不可無以應也；且敬所謂甚博者，未嘗不可於言文推之，紉之慎擇之可也。

○提舉公即文稿初集序中之方直府君，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故稱。

○魏叔子名禧，又字勺庭，寧都

人明未棄諸生結廬翠微峯與兄際瑞弟禮皆以文章稱號寧都三魏姜西溟名宸英慈谿人工詩古文與朱彝尊嚴繩孫稱江南三布衣。邵子湘名長蘅武進人以詩古文辭鳴。

夫後世之言文者，未有如退之之爲正者也，退之之言文，則告尉遲生李生爲最，○吾少之時，蓋嘗讀而樂之；若柳子厚李習之與韋中立王載所言，○視退之相出入者也；○紉之求之乎是焉足矣。雖然，退之子厚習之各言其所歷者也，一家之所得也，於天下之文，其本末條貫，有未備者焉；敬請合三子者之言爲紉之申言之，其是耶？其未是耶？○紉之擇之可也。

○韓愈有與尉遲生及李生論文書。

○柳宗元有與韋中立論文書。李翱有與王載論文書。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古之辭具在也，其無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皆達者也；有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皆不達者也；然而四者有有之而於達無害者焉，列禦寇莊周之言是也，非聖人之所謂達也；有時有之時無之而於達亦

無害者焉，管仲荀卿之書是也，亦非聖人之所謂達也。聖人之所謂達者何哉？其心嚴而慎者其辭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辭和，其氣灑然而行者其辭大，其知通於微者其辭無不至，言理之辭如火之明，上下無不灼然，而跡不可求也，言情之辭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遠來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辭如土之墳壤鹹瀉，而無不可用也；此其本也，蓋猶有末焉，其機如弓弩之張在乎手而志則的也，其行如挈壺之遞下而微至也，其體如宗廟圭琮之不可雜置也，如毛髮肌膚骨肉之皆備而運於髓也，如觀於崇岡深巖進退俯仰而橫側喬墮無定也，如是，其可以爲能於文者乎。若其從入之途，則有要焉，曰其氣澄而無滓也，積之則無滓而能厚也，其質整而無裂也，馴之則無裂而能變也，退之子厚習之能之而言之者也，敬未能之而言之者也，天下有能之而言不能盡者矣，未有未能之而言能盡者也，紉之益申之可也。十月十五日敬謹上。

① 誠辭不正之言。

② 淫辭放蕩之辭。

③ 灑然卽浩然。

④ 墳土肥也，壤柔土也，無塊之土也。鹹瀉

斥鹵之地土之含鹼性而不宜耕種者

⑤琬瑞玉

⑥岫卽脈字

⑦喬上升也墮下落也

上曹儷笙侍郎書^①

儷笙先生閣下：前者敬在寧都上謁，^②先生過聽彭臨川之言，諄然以昔人之所以爲古文者下問，侍坐之頃，未能達其心之所欲言，回縣後，竊願一陳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者，如古之奏記，如牋，如啓，皆束於體制，塗飾巧僞，殊無足觀，至前明之稟，幾於胥隸之詞矣，^③古者自上宰相至於儕等相往復，皆曰書，其言疏通曲折，極其所至而後已，謹以達之左右，惟先生正教之！

①曹儷笙，名振鏞，歙人，官至大學士，歷相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卒諡文正。
②寧都縣名，屬江西。

胥，庶人在官者之稱。隸，賤者之稱。

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④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

是是明之遵岩、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堯峯諸君子。○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待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此論耶？蓋遵岩、震川常有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於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敝，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岩之文瞻，○瞻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爲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於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二三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

○方望溪名苞，字靈皋，安徽桐城人，本叢書有其選文。

○遵岩王鏊也。震川歸有光也。

○雪苑侯

方域也，本叢書有其選文。○勺庭見前魏叔子註。堯峯汪琬也，字茗文，號鈍庵，江蘇長州人。○瞻豐富也。

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常卽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毗於遵岩，而銳過之，○其疾

徵於三蘇氏，堯峯之失，毗於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於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蓄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峯所蓄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之於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崖等，四於望溪有不足之詞，而梅崖所得，視望溪益卑隘，文人之見，日勝一日，其力則日遜焉，是亦可虞者也。

① 李安溪名光地，福建安溪人，字晉卿，官至大學士，卒諡文貞，爲學誠明並進，篤信程朱。② 毗近也。

③ 窳不堅致。④ 朱梅崖名仕琇，福建建寧人，官福寧府教授。

敬生於下里，以祿食趨走下吏，不獲與世之大人君子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爲賦詠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於昌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敬爲之動者數矣，所幸少樂疎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潤之。① 其道不親，其事不習，故心不爲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

游。①始知姚姬傳之學。②出於劉海峯。③海峯之學，出於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未足以饜其心之所欲云者。是由本朝推之於明，推之於宋唐，推之於漢於秦，斷斷焉。④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遵岩震川以下未之有變，卽海峯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酣淫詖者。⑤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爲支爲敵爲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爲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支者如山之立，敵者如水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於是積之而爲厚焉，斂之而爲堅焉，充之而爲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然所謂才與學者何哉？曾子固云：『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達難顯之情。』如是而已。皋文最淵雅，中道而逝，仲倫才弱，悔生氣敗，敬蹉跎歲時，年及五十，無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當必有具絕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能留意焉，則斯事之幸也。

①論語：「浸潤之譖。」言讒言以漸而進，猶之浸物以漸而濕，使人不覺也。②張泉文，見後張泉文。

慕誌銘。吳仲倫名德旋，江蘇宜興人，諸生，著有初月樓集。王悔生名灼，號濱麓，乾隆五十一年舉人，著

有文集八卷。③姚姬傳名鼐，桐城人，本叢書有其選文。④劉海峯名大櫬，桐城人，古文喜學莊子，

尤力追昌黎，姚姬傳從之遊。⑤斷斷爭辨貌。⑥淫過甚也。敲不平正也。

上舉主笠帆先生書①

笠帆先生閣下：前者旌旆自江西移湖南，士聚於庠，商告於市，民要於野，願一叩首馬前，先生豈人人被之澤以要結之哉，心之所及，足以相信，有如是也。而其中能詩文者，復揄揚其事以獻之左右，先生亦深慰藉之。後敬追隨至九江，先生問獨無詩若文以言別之故，敬對而未悉也。古者贈送詩若文，多規戒之辭，至明而盡出於諛悅，蓋不問其人若何而皆有以諛之悅之者；其升擢朝覲，則諛悅之辭從同；是故敬集中無是也。②且詩文集序及題辭亦無之，何也？五尺之童，未知丁倒③，卽有集，此誑科第耳，遺種之叟，④萬事瓦裂亦有集，此無聊賴耳，富貴酣養，欲爲清流亦有集，此乘豪橫耳，序者纍纍焉，題辭者纍纍焉，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此不必更附其後也；况禍福之端，一人造之，一人當之，已末不稱本，

若以從他人，豈不大可惜哉，是故敬集中亦無是也。先生文章事業，出於人人，不在鯁生之揄揚，^⑤敬事先生，與人人殊，不在隨人人爲揄揚，故先生之去亦無之。惟先生之去亦無之，而後四海之大，百年之久，無有再以贈送之詩若文責敬者，而集中之義例，遂如金城之不可攻，湯池之不可越矣。然而有白之於先生者，故九江之對，請以書進，幸得畢其辭焉。

○舉主被薦舉者稱薦舉人笠帆陳笠帆。

○敬文集中無贈送文。

○丁倒卽顛倒，丁顛雙聲喻字

之正倒尙未辨也。

⑤遺種之叟謂子然一身，無所聊賴，而年事已衰者。

⑥鯁生，小人也。

蘇子由曰：『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遺。』敬之庸劣，不敢附於古之君子，露竊微祿，近二十年，不敢謂不用於世。然今之天下，人才衆矣，任鈞軸者有人，任疆場者有人，任河渠者有人，任漕輓者有人，任百執事者有人，皆循循然奉功令，^①赴期會，^②較其貴賤，則有相懸者矣，論其賢不肖之相去，其間豈能以寸哉！是何也？世亂則才勝德，世治則德勝才，太平旣久，無異政，無殊俗，豪傑與

凡庸同功正直與詭隨並譽如洪鑪熾則金錢雜投而皆鎔大海泛則淨穢疾下而同化也。若是則敬雖服卑官二十年，豈敢謂用於世，卽等而上之，再等而上之，又豈敢謂用於世哉！若是則寄於物以自遣之說，敬何敢辭焉。

①功令課事功之令章。②期會依期會集辦公也。

且夫操觚之臂，①可引六鈞，②習於射也，超距之足，③可越三丈，習於踊也，測理之心，可達千聖，習於文也，敬自能執筆之後，求之於馬鄭④而去其執，求之於程朱⑤而去其偏，求之於屈宋⑥而去其浮，求之於馬班⑦而去其肆，求之於教乘⑧而去其罔，求之於菌芝步引⑨而去其誣，求之於大人先生而去其飾，求之於農圃市井而去其陋，求之於恢奇弔詭之技力而去其詐悍，淘汰之，播揚之，摩揣之，釁沐之，⑩得於一是而止；是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竊有有志焉而未逮也。本朝作者如林，其得正者，方靈皋爲最，下筆疎樸而有力，惟敘事非所長；再傳爲劉海峯，變而爲清宕，然識卑，且邊幅未化；三傳而爲姚姬

傳，^①變而爲淵雅，其格在海峯之上焉。較之靈皋則遜矣；其餘諸子，得固有之，不勝其失也，是固有之，不勝其非也。敬才驚下，終其身而已矣。若夫文之堅毅者必能斷，文之精辯者必能謀，文之有始終者，必能持正，則所謂鈞軸疆場河渠漕輓百執事，蓋無二道焉。然或寓之文而充然，寓之事而未必不欲然者，^②則又存乎其人存乎其時而已。敬非敢自矜也，茫茫千古，如驅羊，^③如履豨，^④如害馬，^⑤不力辯焉，則此事皆爲謬種矣。惟先生諒之！八月二十一日惲敬謹上。

① 觚，竹簡，操觚執簡爲文也。

② 鈞，古衡名，一鈞三十斤。

③ 超距，跳躍也。

④ 馬，鄭漢馬融鄭玄

⑤ 程朱宋程顥程頤朱熹也。

⑥ 屈宋，楚屈原宋玉也。

⑦ 馬司馬遷，作史記者，班班固，作漢書者。

⑧ 教乘，釋家之經典也。

⑨ 菌芝步引，道家長生之術，謂服食仙草導引輕身也。

⑩ 釁，以香塗身。

⑪ 姚姬，傳名籍，桐城人，與方苞齊名。

⑫ 欲然，不足貌。

⑬ 羊性前逆，宜於軀逐，喻當加以鞭策也。

⑭ 語出莊子，豨，大豕，履之以知其肥瘦，喻審其精粗也。

⑮ 亦出莊子，馬以過分爲害。

書山東知縣事

山東知縣者，老矣！以進士授知縣。在縣八年，縣之人有讎大姓者，誣以不軌，列頭目數十人，上變於巡撫。巡撫下上變者於獄，檄按察使督府都司以三百人馳揜之。按察使先令健步夜馳三百里，密檄縣爲備。知縣得檄，驚曰：『奈何，此良民也！』因問健步：『兵去縣幾何？』曰：『昨發，度行不過百里，今去當二百里耳。』於是知縣從健步跨一馬，疾迎兵於百里外，見按察使曰：『大人所捕反者，非反者也，知縣能呼之來，若兵往，不能無驚竄，竄則反實矣。』按察使怒曰：『此大事，縣何脫爾！少誤，當坐縱反者斷頭。』知縣叩頭曰：『知縣在縣久，此數十人如家之人耳，婦稚耕種牧養能悉數之，豈不知反不反哉！如一人跳去者，願以入口殉，非直斷頭也！大人其馳使白察院，急止兵，大人單車來，此數十人迎馬。』

首矣。』於是復上馬疾馳反縣，親至諸應捕者家，曰：『滅門矣！速從我，可活！』乃羣從至縣。按察使亦至縣，知縣引而前，衆皆跪，號哭。按察使愕然良久，④令衆至所司投獄，具情白於巡撫。巡撫以屬司道府，司道府治無一驗，悉縱之，而斃上變者於獄。蓋自始變至事白，不及十日，大吏遂皆以知縣爲能。更一年，巡撫按察使相繼遷去，會大計，⑤主者當知縣年老，官勒休。

①不軌謀亂也。②巡撫官名，明初有軍事，命京官巡撫地方，其後各省因事增置，遂爲定員，清因之，

爲外省行政長官。③按察使爲一省司法長官，置始自唐，至清因之。都司清代爲四品武職，揜掩取

也。④愕然倉卒驚遽貌。⑤明制，考察外官曰大計，其法，州縣以月計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上之布

政司，三歲，巡撫通核其屬事狀，造冊具報，以八法處分之，清因其制。

書獲劉之協事○

高宗純皇帝乾隆五十九年，教匪大頭目安徽太和劉之協以訟事赴質河南扶溝，○十月十五日丁酉，聞陝西白河○教匪事發，跨黃嬴夜走，遂入郟縣，○聚徒衆作賊，自稱天王劉之協；於是陝西河南湖北四川教匪皆起，官軍勦捕降斬以千萬計，戶部轉輸至萬萬。皇上嘉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己卯，今分巡吉南贛寧道鄰水廖公寅蒞葉縣，○擒之協送京師，伏誅西市；教匪既失本師，遂解竄，經略額勒登保等○以次討滅，四省乃平。

○劉之協

安徽太和縣人，白蓮教之首。

○扶溝

河南縣。之協奉河南王氏子發生，詭稱明裔，煽動流

俗，事覺，發生被捕，并逮之協。

○白河

陝西縣。

○郟縣

屬河南。

○分巡道

謂代巡撫分巡其地，亦

稱巡道。鄰水四川縣。廖寅字亮工，乾隆舉人，知葉縣，累官兩淮鹽運使，所至有善政，學以朱熹爲宗。葉

縣在河南。⑥類勒登保滿洲人，姓瓜爾佳氏，字珠軒，屢立戰功，官至御前大臣太子太保，封三等公。

先是廖公長公子以省覲至葉。葉居賊衝，列兵城門爲守計，長公子雜候騎出五里所，於柳樹下見一人，貌怪偉，露膊坐，眉入於鬢，卽賊黨冀大榮也。疑之，返以色目告城門兵朱中林。歸署舍，脫鞞鞢，方濯足，而大榮已從之，協至城門，與中林相識，踦榻語。①中林給使入城，大榮指之協曰：「張掌櫃也。」強之人，參飲於肆，②而陰洩於中林。長公子問報，徒跣赴肆中，手拉之協佩刀，斷其禪繫，之協俯護禪，遂扼項仆之；廖公率吏卒縛之，協擁至縣。蓋之協敗於鄧州，③去其衆，思迂道入南陽④再起，故過葉也。皇上以廖公功，賜花翎，簡放鎮江府知府，旋擢今職。河南遷官者數人，冀大榮亦賜把統街，今益貴矣。

① 踦，與倚通。榻，門檝也，亦謂之門限。② 參飲，二人共飲也。③ 鄧州，河南州，今爲縣。④ 南陽，縣名。

清爲河南南陽府治。

長公子者，名思芳，敬前在南昌，長公子不以介紹見，下馬入門，爽拔之氣照

左右曰：『思芳行天下，多願交思芳，思芳拒之，今聞兄高義，故至此。思芳不喜讀書，毋混我！然忠孝大節，不敢辱知我也。』其自命如此。

惲子居曰：敬以屬吏事廖公幾七年，厚德退讓君子也。及交長公子，始知公少時，常貯米竹籠，負走三十里，餉二親，創背，陰雨常瘠瘠然。○又聞在河南，驕帥有索賄者，力拒之，拔刀砍館垣，斷其刃，帥氣懾而去。蓋仁者之勇，發不可遏，知長公子之風爲有所自矣。

○瘠，息入切；瘠，然小痛也。

張皋文墓誌銘

張皋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皋文生四歲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皋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中正榜，例充內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③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④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今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愼，皋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⑤爲吏部尙書，以皋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⑥武英殿協修官；⑦蓋皋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奉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辛亥，以疾卒，年四十

○滁州清直隸州，屬安徽，今改縣。○清制，於會試落卷中，錄取若干人，用為內閣中書及國子監學

正學錄，謂之中正榜。乾隆末，改於歸班進士中錄用。○唐時開榜，有專取知名之士，不問其試藝高

下，托人為名錄，自居前列，是曰通榜。○景山宮官學，清時內務府佐領下子弟肄業之所，因在景山

故名，景山，即萬壽山。⑤朱珪字石君，號南崖先生。○實錄館，館員專紀帝王一人之事迹。⑦武

英殿在北平舊紫禁城內，殿宇前後皆藏書版。

皋文清，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義之所在，必達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侍郎主考，皋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皋文斷斷以善相諍，○不敢隱；文正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皋文言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有過大臣，皋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

壞朝廷法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④皋文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諍之。^⑤亮吉後以上書不實，遣戍，赦歸田里，^⑥皋文則竟死矣！

①紺色青而帶赤。

②風稜猶風骨也。

③斷斷爭辨貌。

④淹雅猶言博雅。

⑤洪亮吉字稚存，號

北江。

⑥嘉慶時，亮吉上成親王書，論時事，言詞切直，聞於上，戍伊犁，尋赦還。

方皋文爲庶吉士時，今皇帝加上列聖尊號，盛京^①太廟舊藏寶，例遣官磨治，篆所加尊號刻入之，皋文以能篆書，受廷推，^②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爲然，格於例，不果奏；又言於當事者，翰林院乃皇帝侍從，奉命篆列聖寶，宜奏請馳驛，^③不得由部給火牌，^④亦格於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已！」

①盛京今遼寧省治，清太祖自遼陽遷都於此。

②廷推，明時銓選之法，公推二三入，由君主決定任用。

③清制，各省皆設驛，凡官之奉差出京者，地方官供其夫馬廩給，謂之馳驛。

④火牌符信之一。

清制，凡有公事，給與火牌，以爲沿途具領口糧之用，由兵部每年發給督撫提鎮，有定數。

皋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人屋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語也。少爲詞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玄。始至京師，與王灼賓麓陳石麟子穆及敬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

①李陽冰字少溫，唐趙郡人，善篆。

②漢碑額漢碑題額之字。石鼓文鼓上有大篆，相傳爲周史籀所作，今存四百六十四字，鼓凡十，舊列北平國子監。

③蔡中郎名邕，字伯喈，東漢陳留人，所著詩賦碑

銘書記百餘篇。④虞翻字仲翔，三國吳餘姚人，精易。

皋文娶於吳，子成孫，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

車掣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折於地。勿乎。皋文誰訊，此銘之幽。侯來祀。

①董士錫^{△△△}字晉卿，與皋文同縣，亦精於易。②掣^{△△}音宵（么一么，）殺小貌。攻^{△△}堅也。③陲^{△△}音豕（尸，）上聲，阪也，崖際也。④勿^{△△}乎勿遽貌。⑤幽^{△△}局謂墓穴。

后谿先生家傳

先生諱釜，字器之，號后谿。年十七，補縣學生；正德五年，舉於應天；十四年，試禮部中式；十六年，世宗卽位，與張璉同賜進士出身，知安陸州。時議起興獻王陵爲顯陵，達官多戚內侍，以事至無時，有內侍責供帳，闕擊州通判，先令民擁通判去，曰：『罪在知州，毋累若也！』由是內侍在中持事者皆不悅。

①后谿先生去敬九世。

②張璉明嘉靖中大學士。

③安陸州今湖北鍾祥縣。

④興獻王世宗生

父。

⑤供帳經行駐息之一切供應也。

⑥通判與知府或知州共治政事者。

江夏民陰殺人，瘞尸山中，讎者訟之，民因令兒子竄去，反指所瘞，誣讎者殺其兒子，獄不得決。先生承巡按御史檄鞫之，曰：『若兒子年幾何？』愕曰：『二十五矣！』乃發瘞驗之，髮盡白，獄遂決。先生常有德於衛指揮使，指揮使舉盛

饌，^③實銀叵羅舉中，^④以暮抵先生，先生列吏卒堂下，將發舉，固請入室，不允，叩頭復持去；自後無干以私者。在州二年，以憂去。^⑤後如京師補官，張璉爲侍郎，方用，欲引先生附已，執手謬爲策。^⑥曰：「若忤中貴人，^⑦恐中傷，^⑧賴天子甚聖，若疏其惡暴之，渠輩言不得人，非特免禍，且大用。」先生以璉等亂政，避其黨，不對，大忤璉，復出知均州。^⑨治如在安陸。

○明制，每省遣御史巡察，謂之巡按御史鞫審問也。^①明內外諸衛，皆置指揮使等官，且建都指揮使，爲一省軍務最高之機關。^②臺同輿。^③叵羅酒卮。^④憂親喪也。^⑤謬爲策，佯爲設謀也。

⑦中貴人內臣之貴幸者。⑧中傷，攻人過失而陷害之也。⑨均州，今湖北均縣。

嘉靖七年，擢南京戶部員外郎，旋晉郎中，調吏部。張璉曰：「吾，溫人也。」^①溫乏守，須得一好官。^②因閱郎官籍，指先生名曰：「是人可。」吏部卽具疏題補溫州府知府。先生至溫，一以法治，貴遊之私人不得逞。^③張璉又曰：「溫，海邦，幸無事，守誠好官，毋乃屈耶？」吏部卽具疏題補成都府知府。先生聞之不怡，曰：「吾

不能枉道，幸有先人之廬，足容賤子也。」遂不赴官。三十五年卒，年七十三。

○溫[△]今浙江永嘉縣。

○貴[△]遊公卿子弟無官司者。

論曰：漢世孝廉重同歲生，至唐進士同年益厚，然未有若明之徇者也。當日人盡如先生，朝廷豈受門戶之禍耶？○先生守溫境內淫祠檄毀幾盡，此非隱微無愧不敢爲，張璪乃欲羅致之，謬矣！

○門戶[△]樹立朋黨也。明人士多立門戶，互相標榜，是非莫辨，以迄於亡。

紀言

嘉慶元年，敬以富陽縣知縣，^①餉貴州平苗軍。^②五月丁巳，次益陽，^③有大星隕於西南，聲隆隆然；癸亥，次武陵，^④一騎自西南來，白衣冠，聞嘉勇貝子薨，^⑤庚午，次桃源，^⑥同餉軍者裘烏程世璘，^⑦曰：「吾屬在浙，貝子方平林爽文凱旋，^⑧自三衢方舟下嚴陵江，^⑨舟設重樓，陳百戲，中流鼓吹競作，從官舟銜舳艫，並兩岸疾下，^⑩頃之，有譁於從官舟者，乃一巴圖魯與部司飲，^⑪爭酒佐，^⑫貝子出坐，親輸之，色甚和；貝子曰：「汝二人何功？」叩頰曰：「花翎通諸羅道賜，^⑬比旋役，各進一官。」貝子曰：「今天子神聖，軍以功返，汝二人不知謹，虧朝廷體耶？然重懲汝，非優功盛愷也。」^⑭目左右曰：「花翎不稱，去之！」二人叩頰下，卒不問所坐何事。」方紹興應達，^⑮曰：「吾聞文武事貝子，貝子必優以官，頃有府經歷

三年至同知，試用知縣，五年至分守道者。鍾慈谿德溥曰：「吾鄉人嘗事貝子，官亦分守道矣，往歲貝子與夫與守備爭，毆之傷額，鄉人杖輿夫四十，貝子曰：「若忘富貴所自邪？何躡我也？」鄉人懼，數月不敢見。」

○富陽浙江縣名。

○清高宗末年，貴州銅仁府苗石柳鄧作亂，遣福康安往征之，未竟功而卒。

益陽湖南縣。

○武陵湖南縣。

○嘉勇貝子，即福康安也，字瑤林，滿州人，貝子，清以授宗室及蒙古

外藩之爵名，福以功大得之，嘉勇爲其封號。

○桃源湖南縣。

○烏程縣名，舊與歸安同爲浙江湖

州府治，今併爲吳興縣。裘世璘烏程人。

○林爽文台灣人，肇亂台灣，連陷多郡，福康安平之，事在乾

隆五十二年。

○三衢江名，在浙江之上遊，有二源，曰金溪，曰文溪，東北流合東陽爲蘭溪，曰三衢。方

舟併兩船也。嚴陵江在浙江桐廬縣南，漢嚴子陵所居，故名。

○舳艫方長船也；一說，船尾曰舳，船首

曰艫，並讀如傍。

○巴圖魯滿洲語，譯言勇士，清時凡有武功者，多賜此號。都司四品武職。

○酒佐

侑酒之優伎。

○諸羅清時台灣地，謂以通道而受賜也。

○旨與旨通。

○方應達浙江紹興人。

○鍾德溥浙江慈谿人。

○躡音吝（カ一），轆也，車踐也，此交作欺陵解。

語有聞，敬告之曰：『吾聞之張皋文，皋文聞之副都御史方葆岩先生維甸，

○先生曰：「貝子援諸羅時，壯勇公海蘭察○前行，行約百里，貝子督師夜繼進，

大雨，天黑如覆盤，遇土山，駐軍山頂，貝子中坐，隨軍官圍貝子坐，外親軍，內正軍，

皆圍坐；賊遊兵近山，踐泥濘過，火炬千萬，賊自炬中上窺山，黝黑無所見，疑有軍，

發銃礮擊之，貝子令曰：『無出聲！無動！』久之，賊過盡，雨霽，天益明，壯勇公已入

諸羅城，捷使至，軍始起行，無一傷，視銃礮子，歷落入山腹也。」先生又曰：「貝子

征衛藏，○有隘道，幾一里，賊屯兵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許，貝子調軍

伏隘東西，而以前軍分五軍攻隘，迭退迭進，戰一日，蓋數十勝負；貝子在大軍中，

前軍軍報沓至，○不動，及二更，前軍大敗，退不止，賊逐前軍出隘南，忽銃礮聲大

震，火炬盡，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賊驚退，相蹂躪，我軍蹙之入隘，貝子急

上馬，萬騎齊足，頃刻至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聞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

攻，遂夷賊屯，○追逐五十里而後止。」

①方葆岩名維甸，屢佐福軍事，官至直隸總督。②海蘭察滿洲人，以勇名，福之功皆海成之，貴苗之役，海已先卒。③衛藏前藏之別名，傳謂中國人恐外人侵略其地，乃收印度東北邊地爲之拱衛，故名。④查音蹋（去Y）查至猶紛至。⑤夷平也。

重修萬公祠記

瑞金踞五嶺尾脊，東戶入閩，而長汀爲汀州府治所，宿重戍扼之，故閩非大亂，兵無至瑞金者。縣西南越汀州之武平，以及於粵，多石徑，荒絕，粵有饑擾，卽躡瑞金，自前明至本朝，凡數十至；明宏治中，賊循徑夜襲城，知縣萬公琛巷戰死，縣人立祠祀之，其事爲最著。蓋瑞金遇大亂，則東備閩，小亂則南備粵，其勢如此。

①瑞金江西縣。五嶺越城都龐萌渚騎田大庾也。

②長汀縣名，清爲福建汀州府治。

③武平縣名。

④徑音形（丁一丁），山形連延，中忽斷絕者。

⑤宏治明孝宗年號。

而縣之北，爲所隸寧都州，州負廣昌，左挾石城，宿戍不及長汀，其溪谷深雜，與武平等，嘉慶八年，廣昌奸民廖幹周聚衆焚掠寧都，石城奸民應之，瑞

金亦有應者，大府以兵馳至，始勦絕。蓋瑞金於閩粵兵皆外至，可臨事偵探，其自內起者，常連寧都石城，必先事部分，乃能得要領，其勢又如此。

○寧都^{△△}直隸州也。

○廣昌^{△△}縣名，江西縣。

○石城^{△△}江西縣。

敬上事瑞金，去廖幹周之平一年矣，求士夫可與戰守者不可得。最後陳君象昭見曰：『明府君○無憂瑞金，瑞金聚落○無可容五百人，起事者若五百人以下，聚落中義勇能破之。』敬行縣時，潛勘驗，語皆信，知可幸無事，遂一意吏治，暇則以儒術鐫摩之。○陳君之子雲渠从敬遊，好治經，能詞賦，亦喜言兵。嶺嶠多好奇之士，如陳君父子，可尙也已！

○古於太守牧令皆稱府君，或明府君簡稱明府。

○聚落^{△△}村落也。

○鐫摩^{△△}卽切磋之意。

一日，酒次，與雲渠言萬公祠已圯，雲渠慨然任之，葺門垣，築階陳，○塗墉壁，○設櫺楯。○事竣，爲位以祀萬公，敬與同志者左右將事，咸惻惻然。○若有所感焉。因記其事之始卒，使刻石於壁間，且詳瑞金兵事緩急難易之數，以告後之有

責於斯土者。

①堂途謂之陳言賓主相迎，陳列之處也。

②築土壘壁謂之墉。

③楯闌檻，縱曰闌，橫曰楯。

④懌。

懌相切責也，詳勉也。

舟經丹霞山記^①

自南雄浮湏水而下，^②過始興江口岸，^③山皆卑扈^④無可觀。行六七十里，忽舟首橫土岡數重，岡趾相附錯，岡之背見大石磊落列天際，其氣酣古，偉岩在十里外；登岸望之，有平爲嶂者，^⑤穴爲岫者，^⑥重爲巘者，^⑦沓爲崑崙者，^⑧立爲厓者，^⑨俯爲巖者，^⑩心樂之，而無徑可往，遂返舟。舟行附錯之岡趾間，迴旋而達，石時見時不見；於是有始爲嶂而如岫者，始爲巘而如崑崙者，始爲厓而如巖者，其復爲嶂與巘與厓亦如之。行數里，出岡趾，石不復見，水繞沙如半環，一灘斗落，前有峭壁橫截焉；舟人放溜恐觸壁，以綆逆挽其舟，^⑪透迤投壁下，^⑫故得從容其境。頃之，壁盡，而向之石復見。石之下皆石岡也，二大厓爲之君；過大厓，則石峯相累而下控於地。自大厓回望石岡，舟向厓而近，則石岡爲厓蔽，如斂而促，舟背

厓而遠，則石岡如引而長，異境也。敬聞韶有韶石山，虞舜南巡，奏樂於是，以爲是山之奇勝，足當之矣。及至舟，按圖經，乃仁化之丹霞山也。韶石山在其西，益奇勝不可狀；夫聖人之心，華邃鴻遠，包孕天地，豈若拘儒之規規者哉！洞庭可以見天地之大，韶石可以見天地之深，敬觀於奏樂之地，可以推黃帝虞舜之性情矣。洞庭前十五年過其東，韶石未至，蓋先於丹霞山過之焉。

① 丹霞山在廣東仁化縣。時敬往廣南。

② 南雄清廣東直隸州，今爲縣，爲江西廣東間要道。湏水廣

東北江之支流。

③ 始興江卽北江，以其上游經廣東始興縣，故名。

④ 山卑而大曰屨。

⑤ 山如屏

障者曰嶂。

⑥ 山有穴爲岫。

⑦ 山形複重者曰巘。

⑧ 山雜沓者曰崑崙。

⑨ 厓山邊也。

⑩ 巖山

穴也，不窟曰巖，深通曰洞。

⑪ 絳音律（ㄉㄨ），大索，所以維舟。

⑫ 逶迤斜去貌。

⑬ 韶清廣東州，

今曲江縣爲州治。

⑭ 仁化在清屬韶州。

⑮ 規規小見貌。

⑯ 洞庭湖南大湖。

祭張皋文文

四瀛茫茫，○日月何遒，○目智心鈍，○已矣誰儔！吁嗟皋文！產予同州，有唱予和，有酢予醕，豪攢英族，④子拔其尤，前攀愈翱，⑤旁睨師侯，⑥百世之行，萬人之學，雷絕電歇，河截其流。

○瀛[△]海也。

○遒[△]迫也。

○智[△]眸子枯陷也。鈍[△]音屯（出又ㄣ）憂也。

④族[△]叢也，聚也。

⑤愈[△]翱[△]韓

愈李翱。

⑥師侯師丹侯芭。

吁嗟皋文！作疆之春，○同謁文學，揖予於門，宛兮清揚，○其神則尊，予弱而狂，一語未申。單闕之舉，○子罷予解，④北上折翼，嗷於中野。歲舍四遷，厥宮巨蟹，⑤子偕郡計，卸車都下。逆旅相值，比戟交弓，⑥秦齊一馳，屹乎西東，志合心齊，如金在鎔，澄沙汰礫，以精爲同。聚散之跡，垂載十五，遇蓼求甘，⑦得薺慮苦，春官駁

放，^①歸途載阻，共職四門，^②艱屯可數。籩條構屋，^③月儼半千，土堙炎炎，^④石炭親然，其塵刺鼻，漲地燻天，^⑤瀦水橫堂，敗壁臨筵。鷄栖有車，駕驪以俟，^⑥伸指論值，計錢當里，均茵而乘，歛衣覆履，搖搖淖淖，餘艗在水，^⑦待假而裘，待質而炊。不肥斯臞，毋覲於危，^⑧簸今而友，揚古而師，一語脫脣，萬日睽睽。

①太歲在酉曰作噩。②清揚眉目爽朗也。③太歲在卯曰單閼。④解發也，謂鄉試中式也。⑤巨蟹，天文學家所分十二宮之一，即鶉首之次，於十二辰值未，當陽歷六月二十二日，於時為夏至，太陽行至此宮。⑥比較交弓相與論辨學術之意。⑦蓼，一年生草，味辛。⑧春官指禮部也。駮音剝。

（夕亡）駮放即落第之意。⑨四門四方之門也，後魏於四門建學，設四門博士。⑩籩條竹席之粗者。⑪土埤，壘器，猶砂鍋。⑫燻音郝（尸工），火熱也。⑬臞，驢子也。⑭餘，讀如餘，餘艗舟名，本作餘皇。⑮覲音俞（尸亡），欲得也。

予吏於浙，子憂去官，視予富渚，^①開余以寬，綿綿疾疢，^②言與死鄰，子決為活，冀道之伸。予葬先子，子官於朝，白壁耀光，匪襲可韜，^③公卿側席，^④首乎羣髦，

活，冀道之伸。予葬先子，子官於朝，白壁耀光，匪襲可韜，^③公卿側席，^④首乎羣髦，

⑤ 予亦來都，注官丁曹。⑥ 渝水官符。⑦ 朝下夕赴，送子闌闌。⑧ 頓輓而語。⑨ 誰知死別，成此終古！詎來當食，投箸吐哺，無爲爲善，斯言太苦。吁嗟皋文！人孰不貴仁義，如子之勉焉勿棄，予知其難易，皚皚之白。⑩ 勿拭則滓。吁嗟皋文！人孰不願富貴，如子之儂焉勿及。⑪ 予知其得失，滔滔之轍，勿詭則躓。⑫ 吁嗟皋文！生不昏惰，死其有知，千里行匱。⑬ 勿淹勿危，妻單子稚，內外誰支，念此零丁，惻愴心脾。葬子崇岡，二甫能力，伐石之辭，惟予是職。尙饗！

① 富渚富春江也。

② 疾音趁（彳，）病也。

③ 襲服之也。言非襲於物可匿其光也。

④ 側席虛

左以待之意。

⑤ 毛中之長毫曰髦，因以爲才俊之稱。

⑥ 丁曹指戶部。

⑦ 渝水亦作榆水，在河北

臨榆縣。

⑧ 闌曲城。闌讀如都，曲城中之市里也。

⑨ 頓停也。輓車衡兩端，作缺月形，以扼馬頸者。

⑩ 皚，音礙（兀，）皚皚甚白之意。

⑪ 儂焉苟且可輕之貌。

⑫ 詭妄也。躓頓也。

⑬ 匱，古樞字。

